

WEIJIN SUITANG  
WENXUE YISHU SIXIANG YANJI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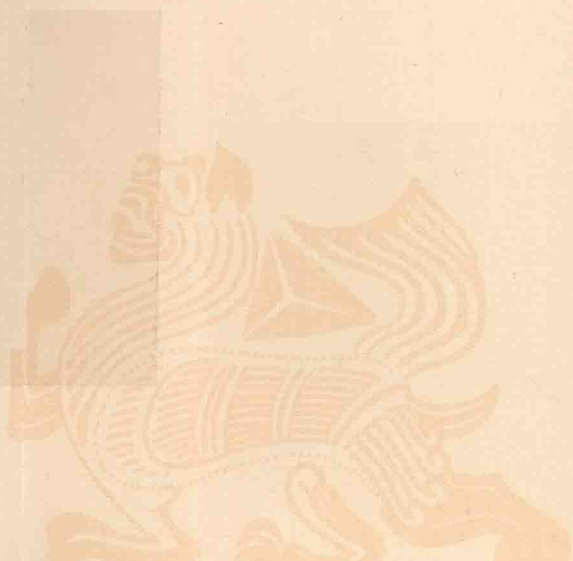
魏晋隋唐

文学艺术思想研究

杨继刚 张丽君 等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河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培育基地许昌学院魏晋文化研究中心  
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许昌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系列学术成果

魏晋隋唐

文学艺术思想研究



杨继刚 张丽君◎等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郑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隋唐文学艺术思想研究/杨继刚等著. —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  
2015.7

(魏晋隋唐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7-5645-2102-8

I. ①魏… II. ①杨… III. ①文艺思想史-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时  
代②文艺思想史-研究-中国-隋唐时代 IV. ①11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4590 号

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大学路 40 号

出版人:王 锋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开本:710 mm×1 010 mm 1/16

印张:14.5

字数:269 千字

版次:2015 年 7 月第 1 版

邮政编码:450052

发行部电话:0371-66966070

印次: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书号:ISBN 978-7-5645-2102-8 定价:3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许昌是中原腹地的历史文化名城,这里曾经是东汉末年汉献帝建都之所,也是曹操统一北方、统治北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基于这种地缘优势,许昌学院长期致力于打造魏晋文化研究特色。2007年许昌学院成立了魏晋文化研究所,2012年3月成立了魏晋文化研究中心,同年10月被河南省教育厅批准为“河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培育)基地”。在许昌学院科研处和相关教学院部的支持下,魏晋文化研究中心充分挖掘各种资源,整合研究队伍,汇集了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国古代艺术史等学科的教学、科研人员,彰显魏晋文化的研究特色。

许昌学院魏晋文化研究中心设立了魏晋隋唐史研究、魏晋文学与艺术研究、中原传统文化研究、许昌历史与文化建设研究等四个主要研究方向。魏晋隋唐史研究既是魏晋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研究方向,也是学校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学科的主要研究方向。在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魏晋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自2012年以来,中国古代史已获得了两项国家出版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两项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及多项省部级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出版学术专著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三百多篇,其中有五十余项成果先后获得河南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优秀研究成果奖、许昌市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奖。

此次出版的丛书依据主题内容分别命名为“魏晋隋唐历史文化研究丛书”和“许昌历史与经济文化建设研究丛书”。“魏晋隋唐历史文化研究丛书”由《士族、士人与魏晋隋唐政局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思想演变研究》《魏晋隋唐政治制度史研究》《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习俗研究》《魏晋隋唐文学艺术思想研究》组成。这五部著作的选题侧重于魏晋隋唐时期的历史与文化,主要涉及了这一历史时期的士族士人、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内容。“许昌历史与经济文化建设研究丛书”由《颍川历史与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颍川士族与魏晋隋唐历史文化研究》《许昌乡村休闲旅游研究》《许昌市旅游业整合优化与深度开发路径研究》《许昌市三国文化旅游产业联动开发路径研究》组成。这五部著作的选题侧重于许昌历史和现代文化建设,这也是积极落实学校“面向地方、服务社会”的办学指导思想、努力服务于地方经济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实践。郡县制时代,许昌是颍川郡的首府,颍川郡的辖区比现在的许昌市大,当时的世家大族虽然在籍贯上属于颍川郡,多数已超出了现在许昌市的辖区,故在涉及许昌历史的两部著作冠以颍川之名。许昌现在的经济文化建设与三国文化有着密切联系,这也是将与旅游相关的三部著作列入后一套丛书的原因。

本次出版的“魏晋隋唐历史文化研究丛书”和“许昌历史与经济文化建设研究丛书”得到了许昌学院领导和科研处等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也得到了郑州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的帮助。“魏晋隋唐历史文化研究丛书”的出版费用由许昌学院科研处魏晋文化研究专项经费资助,“许昌历史与经济文化建设研究丛书”的出版费用由许昌学院魏晋文化研究中心和历史文化学院的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经费、旅游学院的专业建设经费资助。在丛书出版之际,一并表示真诚的谢意。

许国林

2014年12月

## 内容提要

本书是以中国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文学、艺术与思想为中心展开的专题性历史研究。全书由文学篇、艺术篇、思想篇三部分组成,主要围绕魏晋隋唐这一历史阶段的文艺成就划分出不同专题进行论述。

文学篇以文学为研究对象,主要考察了东汉末年鸿都门学事件的成因及其与当时政治斗争形势的关系、隋唐时期以《毛诗诗经》为中心的诗学相关研究;艺术篇选择较具代表性的个案,考察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音乐、舞蹈和雕塑作品的艺术特色及价值,展示了这一时期瑰丽多彩的艺术风貌;思想篇则结合当时学术界和思想界的热点问题,探索了纷繁历史表象掩盖下的学术动向和思想潮流。



目  
录

文学篇	1
羊很狼贪	3
试论曹丕女性题材的诗歌创作	6
“清”:作为文学审美范畴的确立	14
风骨:生机与活力的呈现	20
佛教禅学与王维诗风	27
《毛诗正义》“诗缘政”的历史语境及其理论内涵	32
《毛诗正义》与唐代诗学	42
从《诗》学到诗学	50
汉鸿都门学地理位置与政治斗争考论	64
“鸿都赋说”臆论	74
东汉鸿都门学成立原因探微	82
体育盛景、文学风采:论唐宋体育诗文	94
浅析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特点	99
艺术篇	103
《步辇图》与《武后步辇图》的艺术比较	105
探看阎立本人物画及其影响	109

从《虢国夫人游春图》探看唐代女性的思想解放 .....	113
唐代古琴音乐的发展演变探究 .....	117
汉画舞蹈的艺术特征及其影响 .....	122
许昌汉画像砖石初探 .....	128
汉魏六朝碑刻词语辑释 .....	132
<b>思想篇</b> .....	141
贾谊、晁错与汉初思想和社会 .....	143
从诫子书看魏晋士人心态 .....	153
叛逆与传统之间 .....	163
简论汉魏之际颍川多奇士与颍川豪族的关系 .....	169
从汉代陶俑看汉代的审美精神 .....	181
“仰俯”的宇宙自然观与魏晋士人的审美精神 .....	186
以超越的艺术对抗现实政治：阮籍与嵇康的玄学心态 .....	196
嵇康《声无哀乐论》的音乐美学思想试析 .....	209
魏晋时期儒学的生存及其在道德重构中的作用 .....	214
<b>后记</b> .....	223



## 文学篇





## 羊很狼贪

羊很狼贪是一个人所熟知的成语，同时也蕴含着一个颇富争议的语言训诂难题。以《辞源》为代表的权威工具书对这条成语的通行解释是以“狠”释“很”。成语的语意为：像羊和狼那样凶狠和贪婪。这种解说虽然有着文字学上的依据，但却与人们印象中羊之温和顺从产生了尖锐的冲突，不合常理，令人费解。有鉴于此，学者们煞费苦心，多方索解。沙金成《“很”不通“狠”》和丰家骅《“很如羊”旧解质疑》（《学术月刊》1981年第2期、第4期）二文都认为“很”不当释为“狠”，其本义应当依据《说文解字》训为“不听从也”。羊性虽温和，但是却生性执拗。“很如羊”是说：像羊一样性情执拗不听从命令。又有郗文倩《“很如羊”新解一文》（《文史杂志》2010年第4期）认为：以“不听从”来解释“很”，与宋义后文“强不可使者”语义重复，不符合军令简洁明了的行文规则。于是另辟新说，引用《古今注》及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中与十二生肖有关的资料，提出“羊很狼贪”中的“羊”应当是“狗”的别名，“很”则可释为“争讼”。所谓“很如羊”是说：像狗一样争执不已。这种解释虽非捕风捉影，但也难免牵强附会之嫌，在一条相当口语化的简明军令中，所面对的受众又是一群文化程度相当有限的农民起义军将士，“很如羊”三字竟有两字使用了如此生僻的义项，难免与历史语境有所不合。

从语源上来说，“羊很狼贪”原本是“猛如虎，很如羊，贪如狼”一句的紧缩语，出自《史记·项羽本纪》，背景则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巨鹿之战相关联。秦二世二年（前208），秦将章邯于定陶击杀项梁后，渡过黄河攻打赵国，击破邯郸。赵王歇与张耳退保巨鹿，章邯令秦将王离、涉间率兵二十万围困巨鹿。楚怀王兵分两路，一支以宋义为上将军，以项羽为次将，率部救赵；另一支则以刘邦为主帅，进攻关中，并约定先入关中者王之。宋义进军至安阳（今山东曹县）后，四十余日按兵不动，欲坐观秦赵相斗以收渔翁之利。项羽则急于与秦军决一死战，不停催促宋义发兵。项羽这种邀功争胜的举动，深为宋义所忌惮，认为是对自己主帅地位的僭越和挑战，下令军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者，皆斩之”，锋芒直指作战勇猛、桀骜不驯的项羽。

具体的历史背景构成了一定的词场,它既是我们推究字义的限制性条件,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观境为训、据境索义的线索。“很如羊”紧承“猛如虎”,语义连属而下,都是针对好勇斗狠、贪残成性的项羽而言,预先对其进行警戒。

笔者认为,传统解释中以“狠”释“很”并不存在理解上的偏差,关键在于对“羊”字的解说不够妥当,才会引发今天聚讼纷纭的情形。

在上古时期的文献中,“羊”与“祥”为同源字可相通,白于蓝《简牍帛书通假字典》阳部第二四引《季康子》:“好型(刑)则不羊(祥)。”同书又引《三德》“幽而易(陽),是胃(謂)不恙(祥)”,是“祥”又与“恙”相通。王子今先生也指出“云梦睡虎地秦简中与‘央’(殃)对应的概念是‘羊’(祥)或‘恙’(祥)”。由此可见,在上古时期文献中,“羊”“祥”“恙”三字因为音近皆可相通,其中“羊”与“恙”上古音均属余母阳部。宋义军令中“羊”字宜以“恙”解之。《说文》卷十心部“恙”字条下释曰:“忧也。从心羊声。余亮切。”《康熙字典》则称:“按恙二义。一为虫,一为兽。《广韵》《玉篇》分注甚明,自《神异经》合而一之。字书混引,《辍耕录》辨之详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四“无恙”条称:“《神异经》曰:北方大荒中,有兽咋人则疾,名曰‘獠’。獠,恙也,常入人室屋,黄帝杀之,人无忧疾,谓之无恙。……恙,或以为兽,或以为虫,或谓无忧,《广干禄书》兼取忧及虫。《事物纪原》兼取忧及兽。《广韵》‘獠’字下云:獠,兽如狮子,食虎豹及人。‘恙’字下云:忧也,病也,又噬虫,善食人心,是獠、恙二义。《神异经》合而一之,则误矣。”

由以上义项厘清过程可知,“恙”字本有“忧”“虫”“兽”三义,“很如羊”中的“羊”与“恙”通,所用正为“兽”义。指一种状如狮子、残食侪类、凶猛甚于虎豹的怪兽——“獠”。这种怪兽未必真实存在,只是上古时期的人们基于生存恐惧而引发的虚构和想象,但却广泛流传于神话传说和民间信仰之中,为一般民众所熟知。

联系秦末的一段历史和项羽平素为人,可知宋义用“虎”“獠”“狼”这三种猛兽来形容项羽,并非虚辞妄说,而是其来有自。早在怀王选派入关将领人选之时,诸老将就曾评议项羽,称其“为人僇悍猾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无不残灭”。其后副属宋义而诛宋义,侍奉怀王又杀怀王。刘邦在得天下之后,也曾向群臣发问“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王陵答曰:“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王陵的这段评论虽然是来自不同阵营的声音,而且发自天下归汉之后,与楚汉相争之际的时势早已不同,但是不可不谓知人,正可与巨鹿之战前宋义所颁军令两相印证。

倘若以上考证无误的话,宋义军令中“猛如虎,很如羊,贪如狼”的句义就可以理解为“像虎一样勇猛,像豨一样凶狠,像狼一样贪婪”,与下句的“强不可使”一起,分别指的是四种兵家大忌——勇猛莽撞、凶狠残忍、贪恋财物、执拗倔强。这样才合乎军令简洁明了的语体特征,以及专为项羽而发的鲜明针对性。

作者姓名:杨继刚

作者单位:许昌学院魏晋文化研究所

原文出处:《光明日报》2013年7月29日“国学版”

## 试论曹丕女性题材的诗歌创作

曹丕(187—226)是建安文坛的领袖人物,与其父操、其弟植,世称“三曹”。在古代诗歌史上,三曹父子在诗歌创作领域各有建树,各擅风骚。据钟嵘《诗品》,曹丕原有诗百余首,留存至今、较为完整的诗篇仅40余首。曹丕的诗歌,形式多样、诗体齐备,既有四言、五言和杂言,又有骚体和乐府,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中罕见的现象。

曹丕的诗歌虽也涉及当时社会上的一些重大问题,但成就最大的要数那些反映游子思妇、离愁别恨和描写男女爱情的作品,从而使其诗歌创作体现出一种柔和婉约的特色,表现出强烈的抒情性特征。在曹丕现存的40余首诗歌中,女性题材约占四分之一,有着相当的比重。根据其身份的不同,又可具体分为思妇、弃妇、寡妇和佳人等四类。曹丕集中刻画了这些女性的内心情感世界及精神追求。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及作者的个性特征,现试对曹丕女性题材的诗歌做一较为详细、全面的把握。不当之处,尚企方家指正。

### 一、思妇

所谓思妇,简言之,即由于各种原因,丈夫远行在外,于是幽居深闺,日夜思夫、盼夫的女子。

东汉以降,魏晋之交,战乱频仍,人民或因战乱饥荒而漂流在外,或因游学仕宦而四处奔波,或因兵役徭役而背井离乡。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妻子不得随行,于是,产生了大批的闺怨思妇。曹丕将这动乱年代普遍而突出的社会现象与游子思妇的命运融合在一起,发掘出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的重大主题,反映他们的悲苦忧伤,形成了自己哀婉缠绵的艺术风格。曹丕的思妇诗有《燕歌行》二首、《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等。

《燕歌行》其一堪称曹丕的“压卷”之作,以细腻哀婉的笔调描写出思妇对远游在外丈夫的无限思念,风调苍凉,情词悱恻: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  
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淹留寄他方?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  
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  
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宋玉《九辩》曰：“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自此以后，“悲秋”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曹丕继承和发扬了这种文化传统并将之发挥得淋漓尽致，该诗以“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领起全篇，以秋夜作为抒情感叹的背景，渲染出一种孤寂、凄凉的意境。

秋风萧瑟，天气寒冷，草木凋零，白露为霜。深秋的萧杀之气，大自然萧索冷落的景象，给人一种扑面而来的凄凉之感。最知时令的群燕离开北方，一队队大雁也向南飞翔，鸟亦知归，而唯独自己的丈夫客游不返，因而思念之情更加深切。皎洁的月光洒在思妇的空床上，银河西转，夜色已凉，暗示出少妇被思念折磨得长夜无寐。轻冷的月光和无尽的长夜映衬出思妇望眼欲穿的思念之苦。融情入景，情景交融，可谓“开千古妙境”。清代王夫之《船山古诗评选》说：“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两无。”可见其成就之高，影响之大。在无数的思妇曲中，《燕歌行》其一占有突出的位置。由于前人论述已详，此不赘述。

由于从军、征戍等原因，有多少青年男子背井离乡、远走天涯；有多少怨女思妇与丈夫生离死别、苦不堪言。《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便以一新婚女子的口吻，写其刚刚与挽船士结婚就要面临分离，却又不知何时才能相见的心情，别离时刻的依恋、恐惧、哀痛、怨愤、期望种种心绪，涌上心头。全诗如下：

与君结新婚，宿夕当别离。凉风冻秋草，蟋蟀鸣相随。  
冽冽寒蝉吟，蝉吟抱枯枝。枯枝时飞扬，身轻忽迁移。  
不悲身迁移，但惜岁月驰。岁月无穷极，会合安可知？  
愿为双黄鹄，比翼戏清池。

新婚是人生中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刻，而今新婚燕尔就要被迫分离，又是在这样一个凄凉的秋季，其痛苦可想而知。诗篇开首就直入主题，交代了新婚就要离别的情况，“宿夕”强调时间之短。接着，诗人以凉风、秋草、蟋蟀、寒蝉、枯枝等秋天的景物衬托悲哀之情，营造了一种悲凉的气氛，而这种萧瑟凄清的氛围与新婚女子内心难遣的忧伤融合无间，凄恻感人，使读者、观者处于一种不胜自悲的环境氛围之中，不言自伤。结尾两句作者以黄鹄比翼双飞表达了自己对这对新婚夫妇的美好祝愿。

独守空闺、与寂寞为伍的思妇怀念远行的丈夫是曹丕笔下常见的题材。

思妇形象在汉末的文学作品中即已大量出现,却只是简约有余而精致不足,或是质朴有余而优雅不足,曹丕笔下的思妇却侧重纯情的刻画,表现出巨大的心理力量,完成了此类题材由表及里的美学过程。

## 二、弃妇

弃妇,指被丈夫遗弃的妇女。在母系氏族社会,女性占据着主导地位,随着母系社会的解体和父系社会的确立,女性的地位便江河日下,其作为社会主体的资格丧失殆尽,并逐渐成为男子的私有物和附庸。这种社会地位的变化,致使男子可以随意抛弃女子。因此,弃妇形象遂成为中国古代人物画廊中一道常见的景观,弃妇诗亦成为古代诗歌的传统题材。《诗经·卫风·氓》中夙兴夜寐、女行无偏斜而被休的女主人公,汉乐府民歌《上山采蘼芜》中无辜被休的“故人”,等等,无不在向我们印证着女子地位的缺失。建安时期,儒家正统思想失去了独尊的地位和普遍的约束力,封建礼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质疑,但是,封建统治的基础依然牢不可破,男权中心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男尊女卑的观念仍根深蒂固地留存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弃妇作为封建社会的牺牲品,依然随处可见。

曹丕的弃妇诗有《代刘勋出妻王氏作》二首,就以弃妇王氏的口吻代言其情:

翩翩床前帐,张以蔽光辉。昔将尔同去,今将尔同归。絨藏篋笥里,当复何时披。(其一)

谁言去妇薄?去妇情更重。千里不唾井,况乃昔所奉。远望未为遥,踟躅不得往。(其二)

其一借“床前帐”设喻,托物言事,哀叹自己的不幸遭遇,含蓄蕴藉;其二写弃妇虽遭抛弃,却身离心难离,揭示了弃妇眷恋不舍、情深意重之情。二诗将弃妇那种眷眷忠厚,然由于被逐而伤心欲绝之情抒发出来,可谓情真词苦,通篇充满了弃妇的痛切之情。

诗中所言“去妇”即刘勋妻王氏,诗前曹丕有序云:“王宋,平虏将军刘勋妻也,入门二十余年。后勋悦山阳司马氏女,以(王)宋无子出之。”古代女子有“七出”之条,即所谓“无子、淫佚、不事姑舅、口舌、盗窃、嫉妒、恶疾”是也。王宋被出,因其无子。事实上,历代出妻并非完全符合“七出”之条,而是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其决定权掌握在男性手中,并得到社会伦理制度的支持和官方礼制与民间习俗的承认。

同为刘勋出妻事,曹丕又有《出妇赋》,其文曰:“念在昔之恩好,似比翼之相亲。惟方今之疏绝,若惊风之吹尘。夫色衰而爱绝,信古今其有之。伤



菀独之无恃，恨胤嗣之不滋。”赋中，曹丕更是明确指出王氏被出是因为“色衰”和“无子”。然细绎该诗序文，王宋被出实乃刘勋喜新厌旧、另有新欢的缘故。为一山阳司马氏，刘勋竟不顾夫妻间二十余年的深情，薄情寡义如此。在这里，所谓的“七出”之条，所谓的“无子”便成为男子堂而皇之抛弃妻子的范例和依据。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社会，在女子被视为传宗接代工具的男权社会，女性们哪有自己的人格和权利，王宋无子便注定了她的悲剧命运。今天，随着医学的发达，我们知道无子的原因很多，责任不全在女性身上。但在中国古代，女性只能顺从地接受。王宋面对被出的厄运，也只有悲伤、哀怨和留恋。而与此同时，刘勋则可以为一司马氏，随意抛弃妻子王宋。王宋被休，司马氏女被宠，让我们深刻感受到在封建社会，女性成为丈夫淫欲的奴隶，成为生孩子的简单工具。

曹丕的《出妇赋》固然表明了男性文人对弃妇的人道主义关怀，但仍旧停留在《诗经》以来“弃妇悲怨”的传统叙写模式的层面上。他没有对“出妻”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提出任何质疑，甚至连对负心男子的谴责亦无可见，显示了曹丕对男子“出妻”陋习制度化与合法化的认同。

### 三、寡妇

在曹丕女性题材的诗歌中，还有一类女性形象，即丈夫不幸过世后，独留人间的寡妇。在中国古代社会，女性本来就属于弱势群体，失去丈夫更意味着沦入无依无靠的悲惨境地，她们必须荷载失去丈夫、独自生活的双重痛苦，“死”与“生”的重压就这样奇妙而不幸地集中在她们身上。建安十七年，被称为“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不幸英年早逝，留下遗孤寡妇。出于对死者的痛惜，出于对其妻无依无靠的悲痛怜悯，作为好友的曹丕遂作《寡妇诗》一首：

霜露纷兮交下，木叶落兮萋萋。候鸟叫兮云中，归燕翩兮徘徊。妾心感兮惆怅，白日急兮西颓。守长夜兮思君，魂一夕兮九乖。怅延伫兮仰视，星月随兮天回。徒引领兮入房，窃自怜兮孤栖。愿从君兮终没，愁何可兮久怀。

诗人运用骚体形式，假托寡妇口吻，将孀妇独居的辛酸苦楚表现得淋漓尽致，感人肺腑。“魂一夕兮九乖”化用屈原《九章·抽丝》“魂一夕而九逝”的意境，含蓄典雅地表达寡妇长夜思君的痛苦。关于该诗，张玉谷《古诗赏析》卷八评曰：“诗伤寡妇，而竟代寡妇自伤，最为亲切。就秋景说起，感时触物，苍莽而来。‘妾心’八句，以心感字承醒起意，转入长夜思君之痛。星月回天，本赋夜景，然妇随夫唱，比意亦涵。跌出引领入房，自怜孤栖，喷醒题